

XIXILI

NÜLANG

西西里女郎



陈国凯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XIXI
NÜLANG

西西里女郎

• 陈国凯 / 著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 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 西西里女郎
作 者: 陈国凯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印刷公司
开 本: 787×96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16万
版 次: 199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300
定 价: 4.60元
ISBN 7—80579—114—9/I·117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海外篇

意大利游踪	3
飞往罗马	3
西西里女郎	9
走访安娜	14
漫游威尼斯	21
上帝居住的地方	26
一次国际文学奖	33
在美人鱼的故乡	38
飞往莫斯科	38
漫步华沙街头	43
在肖邦塑像前	49
美女如云	52
作家们	55
农家院落	59

地下水晶宫	63
触目惊心	65
“官”念淡薄的波兰人	72
湘女情	77
菲律宾之行	85
一天中三个季节	85
菲律宾大学	89
马尼拉街头	94
商场	97
作家们	100
官员们	107
夜总会	111
矿山和浴场	114
看电影	117
菲籍华人	120
热情的罗娜	126
● 师友篇	
萧殷同志二三事	133
秦兆阳印象	141
吴有恒印象	146
话说蒋子龙	154
杨干华印象	163
编辑家黄起衰	167

李兰妮的第一部中篇	170
黄康俊的小说	175
我的朋友卢钟鹤	178
初识黎子流	186
学者	190
奇人萧世增	196
● 闲散篇	
艺苑飘丝	207
答新加坡《赤道风》编者问	260
笑比哭好	264
何为“诺贝尔情结”？	268
作家和文字匠	271
“小姐，请送茶来！”	274
文苑漫语	278
散文三题	283
杂文一组	289
也谈吕洞宾	289
说说“南下娘子军”	291
且说清官武大郎	293
轻信和轻生	296
电视和开会	298
出名恐惧症	299
企业属“猪”说	302

再谈企业属“猪”说	304
“横着站”和“直着走”	307
“将相和”与“龙虎斗”	308
一位老编辑的苦衷	311

海 外 篇



意大利游踪

飞往罗马

朋友说：乘中国民航飞机，得先有思想准备——准备飞机误点。又说：中国民航误点不足为奇，不误点才是奇怪的。

这话说得有点刻薄。

我说，不见得吧。大概国际民航不至于误点。我曾经出去两次，一次是东欧某国，一次是东南亚某国，都是准点起飞的。

朋友笑笑：那你试试吧。

不幸而言中了。这次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意大利，直飞罗马。准点起飞时间是上午九时十五分，我们七时多离开宾馆直奔机场，到机场一打听，阿弥陀佛，班机还在数千里之外的阿拉伯酋长国的加沙机场加油！是何原因，无需打听也不必打听。飞机何时能起飞？对不起，看电视屏幕上的告示吧。机场的小姐脸无表情，冷美人的神态。

只好坐下来干等。

等了五个多小时，才确知班机于下午三时五十分起飞。误点六个多小时。谢天谢地！

飞机是被人称为“空中汽车”的波音747大机。机上放电影，座位扶手上有机塞机可以听音乐，服务态度一流。机上传来广播员不无自豪的声音：本机投入运行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我完全相信这一点。在飞机上坐得更稳当舒服一些。据报章的资料介绍，中国民航的安全率在世界上还是属于一流的，尽管也偶尔发生过几宗昏头昏脑的撞机事故。

国际航班的乘客是各色人种混杂，多数还是中国人。我向来对骨骼粗大皮肤粗糙的欧洲人无欣赏的情趣，座客中的西方女性也无甚可观者。不过，有几张洋人脸上修剪得很好的胡子倒颇有欣赏价值。有些洋人十分珍爱自己的胡子。我常常惋惜敝国有络腮胡质素的男人不屑于留那很能显示男子汉阳刚之气的胡子，老把腮边刮得青中带黄，象一块贫瘠的不长苗的黄土地。

上机前领了一张可以吸烟的登机牌，可以安心地坐下来抽烟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我的邻座：一位约莫三十岁的青年人，身穿花格子衬衫和牛仔裤。牛仔裤很别

致，东补一块西补一块，好象很破烂，其实质料很新。这也是一种时髦，西式的时髦——以残缺为时髦。

他操着浙江口音的蹩脚普通话。交谈中，知道他前几年到罗马继承父业，在一家服装店当小老板，这趟是回浙江找老婆结婚的。准备以后把老婆带到罗马去。

“找个罗马姑娘不好么？”我笑着问。

看过几场意大利电影，罗马姑娘挺漂亮，虽然鼻子高了一些，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

“还是家乡的姑娘好。”他也笑笑。

到了意大利后我发现中国侨民大都是浙江人，广东佬很少见到。他们娶意大利人做老婆的很少。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要在一个屋子里长期厮守恐怕也不容易。邻座万里迢迢回家乡找老婆就是一例。

谈到罗马的生活情况，邻座的话有点含糊，不说好也不说坏，说还可以。生意怎么样？过得去吧。有一幢楼房，进货、出货、买货，日子也就这般过。他对意大利的政界情况一无所知，谁当总理他说不出来，他说那是政客们的事，谁上台谁下台跟他做生意无关。“政客们搞政治，生意人做生意”。他说意大利人喜欢发牢骚骂政府，天不下雨，意大

利人也要把政府骂一通，说政府无能管不了天下雨。我听着笑了。

我们漫无边际地聊着。空中的长途旅行是困倦的，机舱里放电影，一部近乎胡闹的中国影片，看了一会儿，睡意袭来，昏昏然进入梦乡。看某些中国电影还真不如睡觉。

广播员的声音使我从梦中醒来。知道到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加机场了。飞机要在这里加油。停一小时，乘客们都得下机。此时天色昏黄，黄昏景色。一出机场，热浪袭人。阿拉伯的天空，一抹暗红的流云，把天空和大地涂抹得很灿烂。

这小小的酋长国，大概因为石油发了大财，沙加机场气派非凡，玻璃罩般的大厅，充足的空调，地上铺着地毯。阿拉伯人一袭白袍显得很有风度，一个个营养丰富的神色。机场的服务小姐很有礼貌，进关口时，一条大狼狗吓我一跳，它在每个旅客的身上嗅一嗅，大概检查人们身上是否带有枪支毒品什么的。一进候机室，许多人涌向出售金器的柜台，售货员们手上拿着一大串金项链向旅客兜售。据说这儿的金器做工精致，价格便宜。其实也便宜不了多少。香港倒极便宜。四美元可以买一条南洋“双喜”香烟。

返回机舱，邻座拎一大包东西回来，他展示给

我看，好几条“登喜顿”香烟。他说这里的香烟比罗马便宜多了，脸上有洋洋得意之色，我微微一笑。看他的言行，大概也是罗马城的小本生意人。为几包香烟沾沾而喜的人大概做不了什么大生意。不过，到了罗马之后才知道香烟价格确实昂贵。

飞行十五个小时，终于抵达罗马机场，当地的时间是深夜两点多钟。我们担心意大利方面没人来接机，发现意方有人在机场等候，还有我大使馆的文化参赞王振茂同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出海关时，罗马机场的海关小姐办事效率之低给人留下很不愉快的印象。“洋大爷”们从另一条通道很快出关了。连我的邻座也很快出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们这些中国人排队足有半个多钟头才办完出关手续，在几次出国访问中，这算是办事效率最低的关口了。海关小姐面无表情，那模样儿实在算不上姣好。我的第一印象是罗马象个懒洋洋的城市，一副大睡未醒的样子。

西方人没有东南亚人那样热情好客，没有人在机场给你献上花环，没有人把你引进机场贵宾室发表谈话之类的礼节，他们把一切迎来送往的事情都交给旅游行业代办了。真正接待我们的主人还在西西里岛。他们出钱，罗马的旅行社便为客人安排一切食宿事宜。没有任何繁文缛节，这倒值得提倡，

中国这礼义之邦，在迎宾方面耗费的精力和财力实在太多了。礼仪制度不作些改革，也实在累死人。意大利人懂得潇洒，请来的客人，花点钱叫旅行社接去。中国的官员光是迎来送往的差事就够他们受的。

中国大使馆来了几批人，都是深夜来接这个团那个团的。

“你们辛苦了！”我们不无歉意地对大使馆的同志说。

“没什么，惯了。以前来的团多，比现在更忙。”王参赞是温厚的长者，微笑着送我们上车。

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我驻外使馆的人活得舒服自在，其实他们比国内工作的人辛苦多了。工资收入也比较菲薄。

车子进入罗马市区，时已深夜，世界名城罗马没有我预想中万家灯火的繁华，罗马城好象安详地睡着了，一幢幢近乎古朴的楼宇映入眼帘，街道两旁泊停着数不清的小汽车，象密密麻麻的甲虫爬满路旁。车子经过一个山脚时，同车的意大利人乔说上面就是梵蒂冈，我抬眼望去，梵蒂冈也象睡着了，这代表上帝向全世界天主教徒发号施令的弹丸之地在静夜中声息全无，上帝睡着了。上帝也该有睡觉的时候。

在汽车的奔驰中，脑海里闪现一页页历史：罗马，西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罗马，凯撒称霸欧洲的都城；罗马，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巨匠们奉献才能之地；罗马，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粉墨登场的地方……罗马城深沉的夜色把我的思绪拉得更远，公元前一世纪，爆发了斯巴达克大起义。罗马共和国的司令官大刽子手克拉苏镇压了斯巴达克起义，克拉苏对起义者施加残酷的报复手段，将六千名俘虏钉在十字架上，竖立在从加普亚到罗马的大道两旁，血染罗马……

罗马，千百年的烽火狼烟，风云际会，一幕幕悲壮的、雄奇的、残酷的、诡谲的人间活剧在脚下这片土地上演出，夜幕中的罗马城，沉浸在神秘气氛之中。

西西里女郎

“陈，不——吸烟！”

离开意大利很久之后，一位西西里女郎的声音仿佛还在耳际。她说刚学会的中国话时，摇着手指，面含微笑，带着命令式的口气劝我别抽烟，那样子象熟悉已久的朋友，挺逗。

她叫安娜·姬卡。

由于地域关系，西西里女郎一般比意大利北部的女郎个子小。安娜个子不高，象广州姑娘的身段，丰满、秀气，待人接物落落大方。

她是二十多岁的姑娘，会说几门外语，在英国一家大学执教四年，现在在巴勒莫大学戏剧系任讲师。她对中国的传统戏剧颇感兴趣。

搞不清什么原因，意方让她陪同中国作家代表团走访意大利几处主要城市，交通住宿、开饭等等一色事务由她包揽了，行程匆忙，走的地方多，安娜表现得很干练。

我们在西西里活动时，尚不知有安娜其人。倒有一位名叫朱茜的西西里姑娘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朱茜在中国留学四年，中国话说得挺好。她在一家公司工作，业余搞点中文翻译，对中国朋友谦和有礼。我原以为她陪同我们旅游，想不到冒出个从未见过面的安娜。

汽车奔向西西里机场，我才发现身边有位陌生的女郎叫安娜，是我们的向导。她不懂中国话，给我第一印象是寡言淡笑。神情有着跟她年龄不太相称的严肃。我只是出于礼貌跟她点点头。

之后若干天内，我们一道乘飞机、火车、汽车、住旅店，吃饭。交谈不多，她行状有点天马行